



雙城記

何冀平

走進中環集古齋，豁然開書畫滿庭，琳瑯滿目，迎面就是那幅有名的「吳歡有歡」，那是齊白石老人寫給幼年吳歡的，一幅幅字，一張張畫，撲面而來，既熟悉又新鮮，喚起我無盡的回憶，我和作畫的吳家一家有着說不盡的關係。

畫展主人吳歡大叫着撲上來。我們從小一起長大，大人們聚會常帶着我們，我倆年紀差不多，我比他高半個頭，我是好學生、班長、中隊長，外婆管教又嚴，走到哪兒都是一臉嚴肅的「小大人兒」，吳歡和我正相反，十分淘氣，他一看見我就逃跑，我不明白為什麼他不和我一起，見我就跑，找祖父伯伯告狀，伯伯笑說「他是怕你查他作業！」吳家在王府井的四合院被造反派強佔，我家天安門對面的四合院成了全中國第一批拆遷戶，我們一起玩兒也沒了地方。

吳歡自小精力充沛，調皮搗蛋，大大咧咧，顧前不顧後，那時吳伯伯和鳳霞姨自顧不暇，只能告誡兒子別進官場，好好讀書，學門手藝，最好是科學技術。吳歡偏要繼承父母愛好寫文章，還寫劇本，沒多久他不高了，畫畫去了。他跟我說，寫劇本太難太煩，畫畫鬆快自由多了，他真成了大畫家，後悔沒跟着他一起改行，至今天天和「太難太煩」的字打交道。

## 滿目韶華

走後各各忙，我又去了香港，天各一方。

吳歡還是大大咧咧，急急忙忙地拿出一本書送給我，是三聯出版的《吳氏止園》，墨綠色的封面，上面有一扇窗，打開書，如同推開中國書畫的一扇門。五百年前的止園吳氏家族，是一個藝術的傳奇。止園主人吳亮為北渠吳氏第九世，吳歡的祖父吳瀛是第十九世，出現在宗譜中的，還有著名畫家吳冠中的父親吳炳澤，是第十八世。吳氏家族人才輩出，最著名者當屬吳祖光，吳歡當然也名列其中。

集古齋這一晚的相聚恍如隔世，集古齋創建人的侄女彭女士，是李大釗的後人，時光一下子扯回一百年，李大釗在北京被張作霖逮捕，備受酷刑後大義凜然，被絞殺在西交民巷。李大釗的女兒和吳歡的姑姑吳珊是同學，吳家不避嫌，冒着風險收留李家女兒，吳歡的爺爺差點因此舉被認為是共產黨，過命的交情，輩輩相交到如今。

吳氏先祖五百年前就把「知止」二字奉為神明，功成身退回歸本原，品味人生，二十七代綿延至今猶盛不衰。止園和吳氏家要繼承父母愛好寫文章，還寫劇本，沒多久他不高了，畫畫去了。他跟我說，寫劇本太難太煩，畫畫鬆快自由多了，他真成了大畫家，後悔沒跟着他一起改行，至今天天和「太難太煩」的字打交道。



此山中

鄧達智

大概十七八年前，智能手機仍未如今天般發達，仍處諾基亞(Nokia)年代，拍照還得依靠照相機，就是傻瓜機。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在下擔任山東外貿抽紗公司顧問因而熟悉的青島，公元二千年後已非往昔充滿南歐風味山海之間漂亮的城市，搖身一變成為一個保留舊城區、發展迅速的現代魅力都會。三四月間不少街道櫻花盛放，予人城市建設綠化非常出色的印象。

因為櫻花，鼓動了我再遊舊時至愛「八大關」；民國時期，內地有間階級，喜歡置一棟西式洋房別墅於面海連綿的小山坡上，配合優雅設計綠樹成蔭的街道，更有連綿白沙海灘，是工餘時間首選悠閒散步地段。春來八大關，一波又一波春花開個爛漫，櫻花是其一。

那次趕上櫻花盛放，不少遊人以它作背景，拍照拍得不亦樂乎。自己拍幾張，若有人協助，居高拍攝花下路過的照片，該是何等浪漫！

未帶助手，也沒遊伴，靈機一觸：幸長得身材略長，伸手拿着傻瓜機探到櫻花頂上，反手拍攝，自己猶如花下路過的情景，後果不差，幾乎拍出漫不經意的氣氛。

## 花下閒人

自此遇上不同季節花樹盛放，只要單手持機能探到花頂的高度，例必反手拍幾張花下站立、路過、抬頭賞花的照片；香港本地羊蹄甲、黃金風鈴木、鳳凰木、簕杜鵑、紫藤……都是上佳的拍攝素材。熟能生巧，從傻瓜機發展開來，智能手機拍照功能愈來愈先進，好幾年前已將相機或傻瓜機放下，全情投入用手機照相的行列，愛它輕巧靈活，拍了照片可以調校光度與角度又可立即發放。最了不得是它像素強，拍照片之外又可拍片，自拍(Selfie)功能方便獨自不求人的拍攝，對於自我訓練多時自拍「花下閒人」系列，更具愈演愈趨趨勢；好些朋友看着好玩，都來詢問或乾脆自我試驗。

隨著全球天氣混亂，開花及盛花期已愈來愈難掌握，因此多年沒來日本賞櫻花。今年即管冒險，按照預測花期從京都開始，和歌山、東京、富山一路追櫻……誰知實況不似預期，到埠前一周左右，冬天忽然再臨，好些地區還下了大雪，櫻蕾萬千，只是櫻花遲遲不放，兼且大雨小雨不停下着；直至尋覓資料找到一般人沒留意的和歌山偏遠一角，碰上那天天色如洗，陽光普照藍天襯托兼無其他遊人，「花下閒人」拍得特別得心應手，樂無窮。



◆上一次賞櫻花，不在日本，而是在青島八大關，還未流行用智能手機，以傻瓜機自拍櫻花與我，自始成為自創功夫。

作者供圖



藝式生活

余宜發

## 同事身體突發狀況

最近，公司秘書要求每位同事更新緊急聯絡人資料，我當然二話不說趕快回覆。但最初沒有留意，可能只是公司想把職員的資料更新一下。但到了當天的晚上回公司工作，其中一位同事跟我說：「你知不知道某個男同事，發生了嚴重事情？」我立刻很緊張及凝重地詢問這位同事：「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這位同事有什麼病？」

原來我這位大概40多歲的同事，在昨天下午時分，不停打電話到公司找秘書，問同一個問題8次：「我今天幾點上班？」而我這位秘書同事也心知不妙，因為正常人就算忘記了某些事情，可能最多都是隔天或隔幾天才再問同樣問題；但我這位同事是連續發問同一個問題，他的腦袋一定出現了些狀況。

於是公司立刻找人看看這位同事的緊急聯絡人是誰，資料顯示是他的太太，便立刻告訴他太太這個狀況，然後他太太說：「其實我先生今朝也打了多次電話詢問同一個問題。」結果同事的太太立刻回家看看自己的先生發生什麼事情。而當她回到家中，同事又好像沒有什麼狀況，跟以往一樣坐在客廳看電視，他反而問他太太：「你為什麼這麼早放工回家？」然後他太太便和盤托出告知他剛才不停打電話詢問同一問題的事情。當同事知道自己有這個情況之後也大大為震驚，很害怕自己不是得了一些奇怪的病。

在當天下午，同事太太帶着他到醫院看「腦專科」，還需要留院觀察。經過一天的檢查之後，醫生說：「這種情況其實是人的腦部出現短暫失憶，所以便會重複問同樣的問題，而每年也有大概兩三個個案出現，不過你可以放心，基本上有這種狀況的人，如果病發過一次之後，通常都不會再出現。」

過幾天之後，我遇上這個同事，才得知整個情況是怎樣發生及醫生的分析。

所以人的構造我們一向也說很複雜及很神奇，但很多時，我們不知道突如其來出現在身上的狀況會是什麼原因。其實有這麼多我們控制不了的事情，只要開心過着每一天，有任何狀況出現就由上天安排。



百家廊

馮小軍

## 想起生土

突然想起生土。生土就是沒有被人開挖和侍弄過的土。它單純，不含腐殖質，多少年代隱匿在暗壤裏，一旦被掘出來轉瞬間就改變了品性。

在今天這樣一個數位化支撐下人們隨意上天入地的時代，有誰還在意土得掉渣兒的東西嗎？熟土愈來愈多，生土卻愈發稀罕了。有些人以無土為美，他們住高樓、坐轎車、走地氈，對自己過着「不沾土」的生活心滿意足，觀念裏全以無土為美。這樣一來人們見到生土幾乎成了難事。即使普通老百姓到公園裏散步，腳踏之地大多也都鋪滿地磚。如果不是有意而為，幾乎沒有土路可走。在大街上散步見到的花草樹木要麼被鐵柵欄圍住，總之是以不見土為時尚。走到長滿綠樹的公園假山上能見到土，不過它們都被人折騰過八百回了。

不過我相對封閉後的家鄉鄉多有生土。村東一道2米多高的土坎子，祖祖輩輩人們都從那裏取土，蓋房和泥、打坯、墊牲口圈，說不清有多少用途。年輕那會兒我多少回掄着大鎬在土坎子下刨土。黃褐色的生土一塊塊地堆在腳下，然後被我用扁擔和柳條筐挑走。也不知道那道土坎子已經昏睡了多少年，我只知道淺淺的表層下面盡是生土，它們從來沒被人動過。刨下來的生土在我眼前迅速鍍了一層太陽的光輝，上面紫氣氤氳。我在這樣的環境中勞作非常賣力，有一種成就感。

打坯、墊牲口圈後，生土迅即成了熟

土，開成了作為土的另一種用途，它們有的變成了糞土。運到沙地裏去，摻和過生土的沙地增加了耕作層的厚度，也改變了土壤結構，瘠薄的沙地變成了良田，能打出更多的糧食。

當年我經常去土坎子下刨土。趁着歇息還拿起來看，那些距離表層近的土塊跟劈柴片子似的，有的很像牛肌腱肉。我選把它放到鼻子底下聞過。哦！潮濕，清新，和霧霾天裏嗆嗓子的空氣兩路。村裏的有心人刨下新土後常常就近選一處乾淨地方晾曬，曬乾後用鋤頭或鐵鍬拍打，待它們變成細土時再用篩子篩出更細的粉末，摻上從渤海邊的鹽場拉來的大粒鹹鹽，倒水和成稀泥，用手捧進陶瓦罈子，再把洗淨的雞蛋放進去，這樣醃出來的雞蛋味道純正。還有人喜歡把生土敲成細粉墊豬圈，豬躺下去沾滿腰身，相當於給牠們塗了爽身粉。當然，牛棚和羊圈也一樣，鋪上一層太陽曬熱的生土，再潮濕骯髒的地方也會清爽起來。可惜那些乾淨的生土一下子就變成了糞土，原本再乾淨，當下也同流合污了。

山風已經吹了多少年，風帶來一股股新的因素，農藥廠的味道、機械廠粉塵和煤煙的味道、在城裏打工回鄉的女人使用的低劣香水的味道，它們不停地浸潤鄉野。工業發展，特別是化工廠增多，有毒液體不加處理直接排洩污染大地，讓工廠附近的生土一下子變成了帶毒的土，有的具有要命的放射性，不採取措施不知道會危害多少人。

對土不上心的人眼裏自然無土，看了

也是視而不見，自然不會去探究它的分別：只有那些對土地懷有感情的人才知道默默無聞的土地看似平靜其實大有分別：生土和熟土、糞土或毒土等等。

我在東坎子下刨土那會兒沒想過人跟土的感情，想到這些是多年以後的事。後來我在意起人們激情地朗誦熱愛土地的詩句，高聲朗讀之下好些聽眾都動情地流淚了，我相信他們動了真情。不過也發現一些人總是帶着敷衍的神態，眼神迷離，沒有半點兒嚴肅和莊重。

那時候我也沒想過土地的複雜性，只想到有用就去刨它。不過後來有一天我突發奇想，詢問自己做過哪些有創新的事。靜靜地想了好一會兒，比如上大學，買了帶書房的房子等，還想到童年砍柴和放羊的經歷。春天青黃不接時吃生白薯乾充飢的狼狽相。夏天整日在山裏瘋跑，追野兔掏鳥窩。秋天為多收集一把豆根兒還發生過與夥伴互相爭搶動粗的糗事。冬天跟一幫夥伴靠在土坎子下聽老頭子們講楊家將和薛仁貴征東的故事。想到從小學中學再到大學拚命苦讀要出人頭地的小心思。一溜遭兒地掃過，感覺有些所謂的成就其實旁人能幹，沒有一件算得上自己的創新，倒是年輕那會兒刨生土的經歷有點兒開闢處女地的意味兒。

生土的氣息只在地下或剛剛破土時才存在，一旦離開轉瞬間就會消失。長期使用化肥後的土壤板結很像生土，可那是假象，因為它沒有半點兒生土的清新。



冬陽天地

梁冬陽醫生

## 李秀恒先生

香港1991年傑出青年李秀恒博士前幾天突然病逝，由他中風之日起，雖然我每天都知道了他的病情進展，作為醫生見慣生離死別，但仍非常悲痛，當日正是傑出青年的周年大會，大家都為他的離世深表哀痛。

秀恒大哥在傑青裏面是一個非常舉足輕重的人物，每一次傑青的活動，無論他如何忙都盡量出席，出錢出力；每一年他都邀請傑青在他的家中歡聚，還特別為我們買來一整條大的吞拿魚，在他家裏充滿歡聲笑語。在我任傑青會主席期間他捐錢讓我們舉行演唱會，裝修我們新的會址；他非常之忙碌，為了支持我，帶團去北京訪問的他也特別抽空參加……

他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我認識他30年並成為好友，當中感受到他對香港的熱愛，他對時事的觸覺有很多新奇而前瞻性的想法，對社會是有非常大的貢獻。20多年前他同我講香港的工廠移去內地令到很多工廠大廈空置，他要提議政府改變工廠大廈的用途，改善防火設施，如果可以變成商場以充分利用，後來果然很多舊

式工廠大廈被改建成大型的商場或消費市場。

十幾年前他說香港的年輕人想創業，但缺乏機會和地方，他想出了將寫字樓變成小的辦公室，有公共的茶水間，有共用的功能會議室，24小時提供共通的秘書服務，增加中小企業創業機會，並減少成本，可資源共享。

他是成功的商人也是攝影發燒友、古董收藏家。為了他的「天空交響曲」，拍攝雀鳥和動物遷徙，他遠赴非洲租借直升機在天空拍攝，為了拍出來的相片不被直升機的影子影響，他居然將直升機的門拆去，拋出身去拍攝，我聽到都覺得稀奇，他笑一笑：想拍得觀無辦法啦！他為香港各個紀律部隊拍攝的相片命名為「使命必達」，上天下地潛水，為拍攝那一個個珍貴的鏡頭。臨出事之前他仍在拍攝鵝頭橋一些香港特色的相片，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仍然在為香港做好每一件事，宣傳香港。我知道他心中有很多大計還未有實現，希望他在天上為香港繼續出力。秀恒大哥留給我們是珍貴的精神食糧。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細說星光

叢仁

## 一劇成名劉學義

劉學義(見圖)算是在專欄中少提的國劇男演員，在那麼多明星的國劇市場，缺乏機會擔正的他，當然算不上是劇迷追捧的對象。坦白說，若不是最近看了他主演的熱播劇《花間令》，對他的印象實在也不深。劉學義1990年出生於青島市，在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本科畢業，代表作不多，《青雲志》、《琉璃》和《少年歌行》算是有點戲份。主演過的大劇《長風渡》也不過是白敬亭、宋軾的對手角色。以他的年紀，現在起步是要追落後了。

《花間令》推出前從未被看好，劉學義和女主角鞠婧禛不是一線星，大家都覺得他倆可能頂不住收視。所以在推出後，線上點贊一直守在三甲，令大多數人都大跌眼鏡，畢竟同期對手是趙麗穎、林更新的《與鳳行》和任嘉倫的《烈焰》，三甲成績已算有交代。其實劉學義與鞠婧禛這一對的顏值與CP值都不差，過去是因為欠機緣還是欠運氣，我們不會找出答案，但這次在《花間令》中的演出，我認為是找到好劇本，初看頭幾集，已覺得故事橋段寫得不錯。

當然坊間也有人把這套《花間令》的成功，歸功於另一位女角鄭合惠子，她飾演的人物楊采薇，本來是劇中人潘樾(劉學義飾)的初戀情人，但故事一開始就把她與原來由鞠婧禛演的上官芷換了臉皮，劇情急轉就只留下了鞠婧禛演的楊采薇，這戲劇性發展，加劇了劇迷對兩位女演員的演技作各方面的比較，結果就帶動了大家對此劇的關注，線上收視也急升了。

話說回頭，《花間令》的跑出，前面已提劇本應記一功，一套普通製作的劇能異軍突起總有原因，看膩了甜寵和神魔片的觀眾，對這套古裝偵探劇產生好感絕不為奇。鞠婧禛和劉學義同樣不是熱愛的國劇演員，但就勝在大家都想不起，不像趙麗穎、趙露思，令觀眾走不出她們過去的角色。除了男一女一，這套劇的配角，演卓瀾江的李歌洋，有的是顏值、演技，名氣就欠奉了，反而演顧雍的趙龍豪，近期愈來愈多看他戲的，是類演什麼似什麼的好演員，最佳的綠葉。經過這套《花間令》之後，傳聞劉學義已在自己的公司當起一哥來，把同公司的成毅也壓下去。



演藝精彩

小蝶

## 一曲《妝台秋思》遊走兩個演出

很多人都聽過《妝台秋思》這首古曲，它是描繪昭君出塞故事的《塞上曲》中的一個段落。廣東人對它非常熟悉，因為它正是粵劇《帝女花》主題曲《香夭》的曲調。大部分聽到它的音樂便會聯想到《帝女花》世顯駙馬和長平公主在含樟樹下雙雙死去的一場戲，卻很少人會說「這是《妝台秋思》的音樂」。在今屆的香港藝術節中，我看了兩個來自內地的節目，都不約而同地用上《妝台秋思》這首樂曲。

第一個是中國國家京劇院一團的《帝女花》。京劇版本的《帝女花》是全新編作，與唐滌生膾炙人口的粵劇《帝女花》自有不同；但是，節目名稱是《帝女花》，《妝台秋思》在演出中出現是很自然的事情。它在京劇版本中不但只在《香夭》中出現，亦是貫穿全劇的主旋律和間奏音樂。我每次聽到此曲奏起時，總是有一種很親切但

哀傷的感覺。《妝台秋思》在今屆藝術節出現的第二個節目是《花樣年華》。《花樣年華》是上海芭蕾舞團的製作，於2006年首演，曾經到世界各地巡迴多年。它取材自電影《花樣年華》的內容，最大的兩項分別是芭蕾舞舞練一雙各有配偶的男女若即若離的愛情關係，以及把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香港背景改為三四十年的舊上海。

創作團隊無論在舞台、服裝、燈光等的設計都呈現三四十年的繁華多姿和獨有韻味，將觀眾的視覺帶到上海最繁盛的時代，視覺畫面很好看。設計師在舞台最前的部分灑下雨水，全地濕透，加強視覺效果之餘，亦叫我在舞台上較後地方跳舞的舞者們的安全擔心。女舞者穿上貼身旗袍跳舞應限制了她們身段的靈活度，可幸她們仍能舞出上海婦女們婀娜多姿的體態。燈光設計為舞台設計添上豐富色彩，能配合場景和角色的

內心變化。群舞在舞劇中肩负着製造熱鬧氣氛、抓緊觀眾注意力，以及展示編舞場面調度的能力和團隊合作的責任。不知是否舞台不夠大，還是在台上的舞者人數過多，在數場群舞中的舞者都有點拘束，不能盡情打開他們的身軀，以免碰到旁邊的舞者。我不肯定是編舞的預設還是舞者失神，有時我覺得有個別組別的舞者的舞步不夠一致。還有，由於舞者人數眾多，可能是我看得不夠快，無法同時欣賞上各組舞者的表演，有點可惜。

我向來喜歡群舞，這次我卻欣賞只有兩三名舞者跳舞的場景。在「弄堂口餛飩攤」中，李先生和王太太的忐忑不安盡在其欲退還的舞步中展露出來；而在「石庫門內」以《妝台秋思》為該場舞的背景音樂，將李先生和王太太不敢去愛的曖昧關係與《帝女花》的駙馬和公主至死不渝的忠貞愛情形成強烈對比。